

韓魏公文集

六之八



漢書門類	
九四三九	號
一〇三九	函
三架	架
一四二册	册

內閣文庫	
九四三九	漢書
一〇三九	函
三架	架
一四二册	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49)
函號	299 47

理學全



韓魏公集卷之六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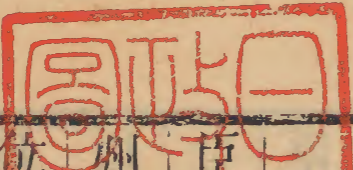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奏狀

罷相辭免兩鎮

臣伏蒙聖慈特降制命授臣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充陳
 州鄆州節度使判相州者臣備位歲久自顧無狀抗幸避
 位屢瀆聖聰而陛下聖監哀憐先賜手詔諭以開許之意
 臣嘗因奏謝具述臣已忝三公之列不同資秩未崇者罷
 日則有遷拜乞只守本官補外今既獲典鄉郡已為罷免
 之榮而蒙陛下復進官資任兼將相在臣愚短固知不可



勝克又况總帥兩鎮恩命非常自本朝以來臣僚未嘗有此除授中外聞聽實為駭愕臣尋曾面奏罄竭誠懇今來遷秩蓋陛下已示眷遇之異更不敢固辭惟是兼領兩鎮非臣所當伏望陛下上循祖宗舊制深惜國體亟行追寢以安愚分則陛下保全之大賜也

第二

臣此者抗章避位得請鄉邦而蒙陛下更進官資兼領將相之重此人臣之至榮極幸者臣愚自視已不能堪副大恩惟是兩鎮之崇自國朝以來臣僚未嘗并授前面對日已曾罄極開陳退復具劄子辭免伏奉詔諭未賜俞旨夙

夜震恐無地所能自容臣豈不知寵命非常特出陛下聖意以示眷臣之禮至隆至厚臣雖百殞何以報陛下不次之遇其如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有茲拜臣若於至榮極幸之外復竊陛下眷禮之厚踰越常制不自度而處之則是開邇臣希望僭忒之源自臣而始以致陛下命令為永久之誤茲臣之大不忠也何以勝天下之責哉欲望聖慈深監血懇非有緣飾偽妄之辭特詔有司貼麻止除一鎮則上不隳朝廷典憲之舊下以安愚臣廉介之守中外聞聽孰曰不然臣必望睿明早賜開可免頻冒大戮干瀆不已臣無任昧死陳請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累辭免總帥兩鎮之命誠已殫盡日須可報乃煩再
賜詔諭不允所乞荷恩量已終不遑安臣竊觀前世勞舊
之臣人主欲厚其禮遇始必大推恩賞及甚知被寵之過
愧而不敢當者終則矜而許之是故君臣交美見稱於後
陛下視唐郭子儀如何人哉再造唐室功蓋天下至除太
尉則以時多奔競欲身變浮俗遂懇避不受後除尚書令
則以太宗昔嘗爲之又復堅避代宗皆從而拜此不亦
君臣之交美哉今臣二府備位妨賢最久宰政無狀苟免
大戮而退陛下卽以陳鄧二節并以付臣旣臣僚未嘗除

授所以屢瀆聖聽不敢爲僭倖之始且臣之望于儀固霄
壤之相邈不當輕引以爲據然輒舉此而爲陛下言者兩鎮
非常之命切於辭而得請也伏望陛下以堯舜聰明之聖
下照愚陋早降睿旨改除一鎮以成微臣斷斷一介之志
則陛下從人之美固光耀古今矣臣無任昧死陳請激切
之至

第四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李友詢傳宣男忠彥已依所乞令
試所有恩命及第宅更不許辭免令早入謝者承命感栗
未知所報辭第之請臣方欲再瀆聖聽今更不敢繼入文

韓委公集 卷之六
字卽具表稱謝次其兩鎮之命緣自國朝以來臣僚未嘗
除授臣已三上劄子辭避前面對日亦曾懇叙不敢當之
理日望特賜俞允且臣今來獲解柄任既得出補鄉郡陛
下乃命兼領將相寵進官秩長男得試館職次男遷官而
又有甲第之賜自近世以來宰相罷去未有如臣之恩禮
優異者陛下待臣可謂至矣臣上體陛下眷遇之意已俱
不敢再三避免惟兩鎮之命伏望聖明察臣於義實不可
當非是過爲矯飾早降睿旨改除一鎮兼自來甚有貼麻
體例臣謹伏私第哀祈激切之至

辭避賜第

臣代蒙聖慈特差勾當御藥院王中正傳宣賜臣見住居
第者臣待罪歲久此幸得請補外聖眷推恩已極優異唯
賜第之寵在臣更難克當况自來政府臣僚在京儻官私
舍宇居止比比皆是茲乃常事若臣獨被恩賜豈得自安
欲望特回聖念亟賜寢罷寒儒之分稍獲寧處

第二

臣近蒙聖慈差勾當御藥院王中正傳宣賜臣見住居先
臣尋具劄子上奏辭不敢當竊聞已降勅付閤門據見賃
官宅間數賜臣者臣塵汚豕輔苟免罪黜既得出補鄉郡
而陛下推恩太過臣已不能勝荷今復錫以居第重出意

外臣豈不知陛下眷禮之厚固不易得然輔臣出入乃朝廷常事若陛下以臣之故一開此例恐非經久之便臣所以規規不已願賜寢罷者非自飾潔廉以欺罔陛下蓋愚慮及此伏望睿明垂察亟如所請庶上全國體而臣免負稠重叨冒之愧

乞男忠彥召試中等與館職

臣竊聞已有聖旨臣長男忠彥特與館職臣此來忝冒之過夙夕未知所處而陛下加意眷臣又復恩及子舍可謂殊常而絕異矣臣欲罄寫肝膈必期寢罷慮陛下方推厚禮不得悉如所乞然在理當請須合陳露伏觀前朝輔臣子弟有得預館殿之職者必先召試中等然後推恩男忠彥欲望聖慈特令學士院校試依試中等第施行或不中程卽如常例旣免濫厠美職又協朝廷舊規老臣僥榮太至日自羞愧

永興軍乞移鄉郡

臣遐瀝血誠上千聖聽必祈矜宥敢道竄誅伏念臣遭會三朝玷塵冢輔十年備位無補國家而復宿疹嬰纏寢成衰憊丞弼之重不可冒居是以累上奏封請避賢路陛下察其至懇卹以久勤特推異恩使爲郡於鄉里不謂邊臣輕動釁起綏城陛下以西顧之憂乃收授臣以陝右總帥

之任數加悼論義難以辭臣自赴職以來夙夜傾竭冀有以副陛下委注之意而幸天嫉狂孽諒祚遽然自亡嗣童訴哀情實效順今其使薛宗道等賫表再至朝廷已差韓縝劉航赴延州與議凡有處置盡以成筭付之况西界饑喪相繼窘困方甚今急來送款其情可見朝廷所命必皆一一承稟疆候平謐指日可期重念臣入夏以來腹疾頻作牽連故疾益以虛悴雖加藥艾尚不支持兼臣陛辭之日親奉德音候西事稍寧卽令臣却知相州陛下欲全舊恩必猶記此處分且臣昨罷宰柄木覲稍均勞逸當朝廷急難之際臣安敢更避煩重今羗醜屈伏將容復好亦

是朝廷許臣老病少求休息之時伏望聖慈早降俞旨俾臣還守相州舊任犬馬之賤旣獲養於餘生天地之仁固難酬於茂育臣無任哀祈俟命激切之至

第二

臣再傾悃悞仰叩睿明天地之仁必從所欲竊念臣自去年秋厚陵終事卽連上章乞還宰柄不惟以丞弼之任久媿妨賢亦自顧疾病之軀稍期均逸陛下照其誠實假以恩榮命守鄉邦以安衰茶不謂赴任有日驟然易此帥權當是時陛下宵旰憂邊而臣以忠義內激不敢苟避慨然西來強率昏疲以答信任若狡羗肆孽未已臣固願以

死自效今逆雛歸欵朝廷已議開納使人在境疆候卽寧
乃陛下全舊恩矜老臣復許其息肩養疾之時也兼臣自
五月後來一向藏府不調故疾相參困劣殊甚軍書民務
動致滯留所以瀝懇訴天願還相州舊任少諧頤攝實荷
生成伏望聖慈便賜開允指揮更免累累干犯宸聽臣不
勝朝夕俟命哀祈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陳乞還守相州舊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愚
誠已竭必覲矜從天聽未回唯知泣訴伏念臣稟賦愚朴
既老且病此當帥職誠出勉強若邊烽尚警敢不以死而

扞寇讐及羗嗣已馴亦願養痾而存視息而陛下諭臣以
酋渠嚮順備豫於暇時况今廊延等四路帥臣皆是朝廷
極選委以經畫則地近易為處置臣昨來叨領一道兵寄
蓋緣事出權宜疆候卽寧理當廢罷兼臣自入仲夏便苦
積疹淹延氣體久虛頓覺不任劇事且犬馬有疾猶能極
聲長鳴顧望主恩幸一寬其守禦代勞之事今臣羸憊如
此不勝犬馬顧望之情陛下豈不念之哉欲望聖慈更不
賜詔答便降命旨令臣還守相州舊任免填溝壑上累至
仁臣無任朝夕俟命哀祈激切之至

第四

臣三上表奏乞還守相州一奉詔答未蒙賜可豈禮數未盡更俟哀祈抑愚言甚微不足感動徬徨怵迫弗知所從臣伏聞匹夫之有疾病勞苦必呼天以自聲者安知天之必聽也其意以謂洞然在上而臨已無所閔隔苟呼之無有不徹而應者也若臣脫宰柄之重而就總帥之劇方疆場有警豈敢以勞苦辭今羗酋旣順而宿疹乘臣乃臣疾痛自呼之時也伏况事平之後許還舊任大哉聖諭猶在臣耳豈同夫高天邈然不可知其聽否也凡臣聲其區區切到之懇於陛下至于三矣而陛下不卽垂聽使臣抱匹夫之疾而呼猶未已陛下寧不矜憐之伏望聖慈察臣所陳不是矯妄乃職局當罷衰病可去之時俾還鄉郡獲養舊病物性旣安於所宜君言亦踐於無戲天地恩施糜軀曷酬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震惶之至

第五

臣今月十二日男秘書丞克秘閣校理忠彥齋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再上劄子乞還守相州舊任不允者一夫不安其所尚軫睿慈老臣之訴以誠豈無恩惻從而後已罪敢逃誅今詔旨諭臣特以羗變難知邊備宜謹責臣豫慮未容辭疾以去臣復思之戎心雖未易保然使人繼至朝廷將許其納款非如訓兵伐罪之際在於此時僅若

無事邊備雖不可弛然有諸路守帥分制闔外非必多病
昏疲之餘獨可倚辦且臣初辭重柄本祈均佚今積衰疹
愈難任劇當疾勢可治之時陛下若念其久勞少賜息肩
之地卽異時氣體稍完猶可爲陛下之用苟此而不顧必
俟某疾及膏肓先犬馬而填溝壑始憐而信之固已晚矣
伏望早降俞命俾還舊守得諧休養實荷再生臣無任祈
天俟命激切之至

第六

臣伏蒙聖慈以臣五上劄子乞還守相州特降詔書不允
者血誠已竭而君父不爲之信邊患將弭而朝廷過爲之

憂若不重瀝肺肝必期開允則老臣孤遠遂同無告之人
竊念臣向在近司已嬰宿疹然當時病根尚淺筋力粗可
校梧自今久疾以來精識頓然昏悴苟不容其治養得遂
少休則蓂爾微軀必致溢先朝露長辭盛世不盡孤忠且
當西轡之初臣則便膺帥任雖力效駑淺而一無毗益凡
所指授無不親承廟畧陛下儻許臣罷去豈無奉行成筭
之人可繼臣之後者况西人所議旦夕當稟朝命若謂事
平之後尚須經畫則臣累陳四路之帥聞見至近責之備
豫則必人盡所謀當此之時陛下何惜不早擇材者代臣
使還鄉任則臣犬馬之賤荷陛下再生復免好權竊位不

自量力之毀陛下亦無顧遇舊老強之以疾有傷恩禮之薄既以保愚臣一介之節又以彰大君全育之宜中外聞之孰云不可臣不勝勤勤懇懇哀祈俟命之至

第七

臣准樞密院相繼通到詔書二道伏蒙聖慈以臣累上劄子乞還守相州不免者呼天以訴雖若未聞惟疾自量固難中止緣茲得罪是亦甘心竊念臣昨罷冢司獲叨鄉守誠知過幸蓋本均勞自西事暴興遽然易此帥任臣不敢輒辭老朽義當奔赴急難自到任以來夙夜經營率無明效加以寵榮之過災釁自生疾病嬰纏殆涉時序近雖稍

能牽強其如精識頓衰總制大權顧疋瘵者豈容冒處况夏人至延州請命議事多日朝廷處置大得其宜聞已許宗道暫還諒旬浹之間必再齋誓表過界則長安開府理當先罷以釋戎心之疑其向去備豫之方不過浚葺城池繕完兵械訓練軍馬審揆事宜此乃諸路帥臣本職當行之事至於將佐官屬亦悉能選擇保薦又凡事自皆直稟朝廷則臣之在雍不同用兵之時或有施為朝廷若且要存此虛名卽何人不能勝任故臣當此之際謂陛下可以畱念舊物少垂寬假之恩伏望矜宿疹之已浹信德音之前諭俾臣亟還本郡少息昏疲則臣餘生乃陛下所賜此

身未殞圖報可知臣無任孤誠懇切瞻望哀祈之至

第八

臣男秘書丞克秘閣校理忠彥至伏蒙聖慈特賜傳宣撫諭以臣疾病令更自將理所乞相州爲西事未了不令更入文字者陛下遇臣乃隆於父母之愛惟臣訴上亦思盡蠅蝻之誠感泣以言聖明當謀伏念臣進以孤直不立朋援唯知忠義是爲報國故當艱難險阻之事未嘗輒有辭避向在兩府通及一十二年雖身有宿疹每遇夏秋復多爲脾泄所苦然在假告近或三四日遠亦不曾出旬則能出赴朝參不妨職事今臣已六十一歲涉歷憂患固多氣

血日衰不能勝任疾病自入夏來藏府復泄膏氣乖虛動作逮月餘日全然妨廢視事近雖勉強而出頭覺昏疲唯是肌骸止存皮骨臣因自忖度若疆事未息且盡此殘喘枝梧尚恐有誤國家無益大計况今羗雛送款遣使再叩延安朝廷已遣韓縝等與議始雖少有違異終必俯伏從命臣故於此時深望陛下念臣攀附二聖粗竭忠力特垂舊恩許臣還守鄉邦少遂休養况盛時難遇真主難逢猶幸一二年間氣體稍完復思展效不忍默默甘與犬馬同盡陛下若謂事平之後尚須處置緣今四路帥臣所治皆接西人境界百聞不如一見終是易爲經營永興去諸路

各一十餘程邊事既難遙度不免却牒本路詳酌只是空費文字往還其實何益又慶曆中與契丹再議通好之後富弼自樞密副使曾出於河北宣撫及元昊將許封冊是時臣充樞密副使范仲淹充參知政事亦曾相繼出往陝西河東宣撫今朝廷將容西人請命若遣二府大臣一赴西邊經制事既目覩則朝廷易為聽從何必責臣久病精神竭耗之餘謂可倚任其敗事必矣今臣男忠彥同闕敢附此血懇重干宸聽伏望天地之造早允前請臣不勝孤誠迫切哀祈俟命之至

修仁宗實錄畢乞不推恩

臣昨奉勅提舉編修仁宗皇帝實錄近已了畢見抄錄進呈次臣竊以仁宗臨御天下四十二年其間事迹至多兼自前有中書樞密院時政記并日曆所各積壓下十餘年文字未曾編修昨來遂旋向候了當方行撰次及散下諸路取索臣僚墓誌行狀多以年祀之遠難於尋究以至經歷年歲若非修撰官王珪等與檢討官員多方檢證殫極聞見究心纂集則不能成此大典使煥然詳備臣雖有提舉之名緣補外已久未嘗少施分寸之力竊見宰臣李沆呂夷簡曾提舉編修太宗實錄及三朝國史並曾陳請書成更不推恩皆蒙朝廷俞允兼臣昨赴陝西日已曾面奏

將來書成乞依李沆呂夷簡之例亦蒙恩許欲望聖慈只以修撰官王珪以下有累年編削之勞各賜優加賞典臣守藩在外但有提舉名目殊無他效許從李沆呂夷簡之例施行若朝廷將來誤有推恩臣至時必不避干瀆睿聽懇以死請得如奏而後已

辭免河北四路安撫使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劉有方齎手詔賜臣以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潰決里民流離且大名爲天下襟喉之地將以授臣兼欲除臣河北四路安撫使及有方口傳宣旨亦如詔意者惟君使臣當卽降命而先馳使指委出爲

諭者此乃陛下加禮老臣過示仁卹且慮犬馬之誠或有所蘊庶幾得以自達也幸甚幸甚竊念臣昨以夏秋久疾不能當西帥之重累具奏牘披瀝血懇方得還守鄉郡陛見之日陛下矜臣狀貌知其未安故許臣亟赴本任臣今藏府雖稍寧息然肌骸依舊虛劣近復氣攻左臂舉動頗艱神識眊然飲食殊減見多方調理未得痊平况到任未及百日方諧保養若遽然又當煩重則臣衰老如此精力有限難欲繼之以死實恐有誤國家惟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若容臣更養疾三五月間俾其氣體漸完始降成命則臣奉承聖寄或可勉強臣又念昨在陝西當羗人絕好邊

鄗用兵之際凡有處置朝廷尚動加沮詰不甚應副孤危自視無所施設賴陛下聖明垂照方獲善退此來河朔地震水災之後生民失業人情震駭妖異仍作近古未有全在朝廷加意軫慮多方拯濟則可以紓一方之患豈但徒臣北京便爲消伏之策至於朝廷合與應副之事若復似陝西一皆沮而不行則陛下雖得命世大賢使當此任料亦不能少濟矧臣素稟愚朴何以勝其大責哉唯陛下深監前事無俾老臣重居有過之地兼河北定州真定府瀛州三路從來朝廷謹擇帥臣得以專制蓋凡百耳目相接易爲裁處今若又置四路安撫使以總之則恐徒翻空文

使逐處愈難承稟故昔日程琳陳執中知其無益並曾辭免只當大名一路朝廷悉從其請如陛下俟臣稍康必徒臣於北都臣亦乞如程琳陳執中例只充一路安撫所貴事不務於虛名職可修於實效臣無任感恩望聖激切哀祈之至

第二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李舜舉齎賜臣詔勅及傳宣撫問就差臣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仍聽便宜從事者臣衰病餘生賴陛下大恩得假守鄉里以遂調養甫及百日殊未補復而陛下以北道繼有地震水災之患不以臣無

狀付此重寄臣上體聖意丁寧訓諭當強率疲劣不敢再有訴免然前者劉有方回臣已附奏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唯朝廷謹擇帥臣使得專制則事皆耳目相接易爲裁處故昔日程琳陳執中任大名府亦曾差充河北路安撫使尋各以此辭避遂只當大名一路若將來徙臣北京亦乞如程琳陳執中之例臣今却授勅充河北一路安撫且臣昨所陳請蓋欲朝廷不崇虛名使逐路各展實效庶幾不誤朝廷處置兼臣自去年疾病之後精神頓覺減耗不類日前若忝竊權任不自量力却致曠敗雖陛下以重責加臣何益國事欲望睿明照此別賜指揮許臣只充大

名府路安撫使以安愚分臣見交割相州公事與通判訖且在本州候得俞旨進祭

再乞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

臣輒傾愚悃仰冒聖聰顧權任之非宜在衰疲而當訴竊念臣自前年秋以被疾之久得還補鄉郡到任未及百日蒙陛下特遣中使劉有方齎手詔賜臣以河朔地震水災將以授臣大名府兼欲除臣河北四路安撫使臣以所患尚未痊復尋具懇奏且乞更容治養仍以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從來朝廷謹擇帥臣得以專制蓋凡事耳目相接易爲裁處今若又置四路安撫使則恐徒翻空文使逐

處愈難承稟相次蒙再遣中使李舜舉賜臣詔勅就差臣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臣復叙前說乞只充大名路安撫使又蒙降詔不允當是時河朔一路新經大災異民罹餓殍棄業而去者道路不絕臣上體陛下宵旰憂勞累詔付委之意牽強承命不敢固辭赴職以來雖罄竭愚短思副責任之重而卒無籌畫以救凋敝玷辱恩遇已踰朞歲賴陛下聖德所感去年夏秋連得大稔流庸歸復疲瘵一蘇緣邊震壞城壘並已修築完固至于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又皆得良帥鎮靜疆垂晏然北境絕無事宜重惜盟好兼臣犬馬故疾日益日深當一道可虞之時安敢

不以死自效今幸安帖如此若尚冒此職實爲冗長須至復申前請欲望聖慈垂恤沛然賜詔許臣依昔日陳執中程琳各以河朔無事得辭一道安撫之例令臣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臣若宿疹未甚發作且可支持猶冀勉率厖屏葺綏所部或有毫髮上報睿仁

第二

臣伏蒙聖慈以臣陳乞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特賜詔書不允者愚衷所訴蓋居職之匪安聖意未俞敢貪權而遂默竊以臣前年冬奉勅就差判大名府兼河北路安撫使其時當地震水災之後民流失業臣猶以爲定州真定府

高陽關路各有帥臣自可撫綏所部若更置河北路安撫使則徒鬻空文使列郡愈難承稟凡三曾具此奏免卽非今日始有辭避况河朔自去年以來繼獲豐稔編戶安復逐路守帥皆得時才經畫邊垂安靜臣於此時尤不當冒處茲職不惟陳執中程琳前有成例請更以近事明之昨西邊以綏城釁作朝廷命臣判永興軍府兼陝西經畧安撫使後以羗雛請命事宜漸息臣以久病移去朝廷遂只差錢明逸充永興軍一路安撫使其郵延環慶秦鳳路帥臣得以各修職事至此有何妨闕兼臣向以多疾獲罷宰任本冀稍休僻郡以養殘軀不意連當事至繁責至重之

處故臣宿疾之作無暇攝治纏綿累歲肌骸益以尪瘠識慮益以昏耗幸此無事之際誠望陛下垂惻老臣駑蹇力殫使少寬負載之勞特降指揮令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不獨國家因事處置不失其當而於愚臣以義去就亦安其分

北京乞就移徐州

臣直寫危惛冒聞慈聽願加憐於老疾俾稍就於安全竊念臣自治平四年秋懇罷冢司請從外補不獨以素餐之久大懼滿盈蓋復以宿疹所嬰庶諧治攝陛下照其誠實卽賜矜允不意西垂騷動北道震災繼督尪疲使當重責

義難辭避力竭虛屏及此三年偶逃曠失始命許均勞逸
而于今尚困劇煩加以臣連歲以來入夏之後脾胃疾作
泄注不止精神益耗皮骨僅存深虞漸向暑炎其勢愈加
平昔向遇朝廷急難之際臣敢不效死而前此幸一路豐
穰兵民安帖遠人敦好邊候晏然是陛下可以垂軫舊老
少容休息之時也近雖蒙詔旨得解三路安撫之職然大
名當國北門之衝事實不少固非養疾之地伏望聖慈特
回天地之造就移臣徐州一任以其地偏事簡漸得訪求
醫藥安心調餌三二年間猶覲殘軀粗遂平適苟蒲柳之
質未至極衰然犬馬之誠尚期有報

第二

臣近以連歲以來夏秋多病今一路無事乞就移徐州伏
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疴疲所訴莫匪至誠眷諭有加
未垂恩可重茲哀叩必覲矜從竊念臣歷輔三朝惟殫一
節以孤忠而自進承累聖之誤知向以備位冢司久妨賢
路懇求補外以治宿痼陛下始命均逸鄉邦而亟使當西
北繁重之任臣雖衰朽尚且力自牽勉以副陛下宵旰之
憂今幸北道歲豐兵農安謐而臣積年抱疾根本日淡每
至夏秋則其勢增劇大名衝會之地其實不能支持譬夫
馬牛已竭力耕代勞之用老且病矣而尚且暮驅之不使

息則恐有傷養之恩不得無將死溝壑之歎也欲望
睿仁加惻早賜就移臣徐州一任俾羸駑之質稍從芻秣
之便歲月差久膚革粗完則其區區報主之心固不敢忘

第三

臣伏蒙聖慈以臣再乞就移徐州特賜詔書不允者臣竊
以被疾而辭劇人臣量力而知退也推恩以從欲聖主察
誠而貴恕也故量其力當退而不退則必速貪權之禍察
其誠當恕而不恕則有傷御下之仁茲臣所以不避重誅
固以誠請至于再三者惟陛下察而恕之不傷至仁使免
趨於禍敗也重念臣犬馬之疾留伏胸脅積成大孽根柢

已深加以仍歲以來脾胃頓弱自夏涉秋泄注不止精力
耗劣不能自持向遇朝廷有急難驅策尚且勉強承命然
責任既重思慮益勞宿疹因而乘之內戕日甚今幸一方
安恬農畝屢登至于邊垂寂無警候陛下不於此時容一
久病老臣俾脫去衙要付之事簡之地稍從治養必俟其
膏肓之蠹危不可解填堦溝壑期在旦暮然後憐其所訴
蓋無及矣欲望陛下矜臣迫切之懇謂非矯妄早降睿旨
許從前請儻螻蟻之命知可保於餘生則天地之恩固不
忘於再造

第四

臣近三上章乞就移徐州伏蒙聖慈特差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李舜舉齋賜詔書不允所乞者恩禮之重非衰朽之所克勝睿訓矜存感深以泣固當上稟聖諭以免一時違忤之罪然於去就之分理有未安君父至仁而懷情不盡亦豈免異日隳敗之誅何者蓋自北道地震水災民流去貫方朝廷以四路綏御之柄全以屬臣當此之時臣勢有可辭而不以為辭今災震既息流徙既復民和歲穰幾至無事而又去三路之煩而就一道之簡可以無辭矣而辭之由外而觀臣則有若所措創錯而圖安已甚在臣自省則以為前日之不辭者力猶可勉今日之必辭者疲

不任劇而猶貪冒權任勢將頓踣則上不能勤宣陛下利澤下不能浹究兵民疾苦中不能完養老臣久衰之氣是朝廷重易臣一州而俾臣負三不能之患恐非陛下所以厚仁思念舊物之本意也臣識具材術固無足過人如天性所得之多而私心自信之篤者唯至誠朴忠爾今臣以朴愚之誠叩陛下儻陛下垂聽而哀憐之使養疾辭州避遠要劇物性得所則疾平可望兼臣尚有餘懇謹附李舜舉面奏孤危之迹夙夜彷徨幸陛下早賜安全則天地之恩臣雖九殞不能上報



韓魏公集卷之七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奏狀

到魏二年乞移邢相州

臣竊以事君無隱懇必期伸陳力不能病焉難強此傾危
岷諒惻聖衷伏念臣自解冢司繼膺重寄勉當西北之事
粗殫夙夜之勤而臣稟氣早衰連年被疾夏秋之際未嘗
少寧腹脅之間積成深患以至精神日耗皮骨僅存大名
當北道之衝庶務尤劇比牽昏拙幸及再朞雖思矍鑠以
自持實覺疴疲之不逮欲望聖慈特矜老舊曲賜保全就

移臣邢相一郡稍留歲月訪求醫藥苟未殞於餘生補報國家冀少施於異日

第二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替乞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以疾辭煩此固人臣之分推恩從欲未回君父之慈重剖孤誠必期可報竊念臣早以非才多病獲解近司本圖均逸而少休俄歎服勞之不暇方辭西帥又易北都事務益叢寄責愈重臣若犬馬之軀粗健蒲柳之質未衰猶當策勵虺屨補報萬一其如宿痾寢劇累歲莫瘳脾胃久虛而易傷形骸至悴而不復精神殆竭瞻視

日昏况當一道之會衝固已二年之牽強苟覆盆之照終愆則填壑之先可悲伏望陛下少思簪履之微特回天地之造矜此肺肝之上訴出於筋力之不支早賜俞音俾遂前請儻被再生之施惟堅效死之心

第三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替兩具劄子奏乞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子嬰久疾訴於其親未有不哀而憐之者故雖有煩重之事則不忍勞之懼其疾之增也苟有求治養之便則俯而從之庶其體之安也必俟疾愈然後責以幹蠱克家

之道未有不竭力盡志以報其親者也臣衰拙無狀過膺
重委不幸得疾淹久逮此累歲北都衝會之地任越再朞
心力耗殫自顧不可勉強仰而訴於陛下再三矣螻蟻之
誠不能感動仁聖是將填棄溝壑無有生理恐傷君父所
以垂恤臣子之意伏望陛下稍念舊物早賜哀憐特降俞
旨就移臣邢相一郡使久病之軀既免嬰煩重之事又得
從治養之便若犬馬之疾漸獲平愈則豈敢惜草芥之命
忘報大恩

第四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朞兩曾奏乞就移邢相一郡至
此多日未奉俞旨今却聞有加恩再任之命夙夜震駭益
無容處之地竊念臣累歲以來宿疹加劇北門衝會之地
自顧不能牽強所以殫竭誠懇謂能感動仁聖陛下若以
臣所陳謬妄意在邀勒朝廷則當明加竄竄以誠不忠儻
以臣犬馬多疾衆所共知君父之慈理當垂卹卽望早賜
檢會臣累奏就移邢相一郡漸冀調養以全衰朽風聞果
實決不敢當

北京辭免加節再任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朞三曾奏乞就移邢相一郡今
月二十二日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劉

有方齋到告各一道伏蒙聖慈改授臣永興軍節度使再
任判大名府者復司筭鑰仍換節旄恩與願違敢畢愚懇
伏念臣久勞多病日瘁一日而猶遲徊強勉不敢亟去甫
及二歲然後決請於朝廷者重辭陛下北顧之託與閱其
日月之久而筋力不支然後有可從之理今乃蒙改恩遣
使再委重寄丁寧賜論不許誅免上心圖舊可謂隆厚矣
在臣愚分益以難處且前日之所以辭是力不勝劇也若
今日之所以受是有邀而後得也名為辭劇而實若邀而
得之此豈事君之道而非臣之素守也陛下卽哀臣旣憊
不忍遂廢猶如臣前請俾顯醫藥心休體佚自有生意犬

馬未斃尙效餘力矧北門衝會非養痾之地儻再勞歲月
或殘軀不保是寵之適足以害之也恐非陛下所以愛老
臣之意伏望特回鑒照曲全衰朽早賜就移臣邢相一郡
使便調養形骸雖茶苟完得之有時溝壑未填免哀憐之
已晚罄輸血懇決俟矜從所有勅告不敢祇受臣已牒北
京權送左藏庫收掌聽候朝旨

第二

臣近上章辭免加恩再任乞如前請就移邢相一郡伏蒙
聖慈降詔不允者君命雖嚴臣誠當審有不敢免勢難復
陳其合必辭輒罄愚說伏念臣自解政柄曾不得少均勞

韓魏公集 卷之七 四 正誼堂
逸連當西北重寄首尾五年今守鄴都幸越再歲久疾衰
憊日不能支所以力丐閑州稍圖治養陛下不以駑蹇疲
頓謂可勝任一遣使指三降詔諭丁寧開曉欲其必從臣
竊思之臣老病加劇屢以誠訴陛下未加軫惻且使再司
留鑰不過勉強顛踣負愧猶淺若加恩換節則理不可當
蓋臣之委質惟上所使豈有先推寵典然後期以受命事
君若此臣獨胡顏况臣名品已重分量已溢辭隆戒滿尙
恐招悔更茲叨竊其實難處臣所以義當堅避必得請而
後已也伏望陛下俯回鑒照特追新渥許仍舊節俾之再
任狗一夫必至之懇全老臣自處之分免墮素節期報大

恩

第三

臣近再上劄子辭免恩命乞仍舊節俾之再任伏蒙聖慈
特降詔書不允者血懇已殫宸慈未諒敢冒誅竄終期開
允竊念臣本以嬰纏久疾不堪劇事幸茲再歲輒以誠請
覬得閑僻之地少安衰朽天高聽遠不能感動而乃特加
恩典委以再任臣既屢辭不獲更不敢以病軀自顧願効
犬馬雖卒致僵仆無所憾矣亦望陛下推父母之愛委曲
全護無使臣盡瘁許國而晚涉邀寵之迹亟追換節之命
不爲收汗之難則授受之間上下兩得此聖詔所謂君使

臣以禮而臣事君以忠也

謝令男忠彥撫諭

臣今月二十三日男忠彥奉使契丹過府具道朝辭日面奉聖旨令到北京特加撫諭臣老拙無狀日極衰疲惟懼曠曠有孤寄任豈意陛下不遺舊物尙賜記存兼臣男忠彥才不過人歷事尙淺亟被選擢將幣北境往來由臣治所衆論以爲至榮父子遭會聖明優異如此惟堅忠孝之大節少酬天地之殊私臣無任

到魏三年乞納節移邢相

臣近兩上表乞還旄節就移邢相一郡再煩詔諭未賜恩

允豈螻蟻之懇不足以感動天聽邪將陛下以臣所陳矯妄苟避煩劇之任邪夙夜震恐愈不能安是敢仰冒重誅復罄其說竊念臣素有宿疹結伏脅下加以藏府累歲未嘗調適當氣血未衰之時類以藥石攻治猶可校梧今年老體虛飲食減退故疾勢乘此有加無瘳近復流注手足時發攣痛臣之此患衆所共知非敢造作上罔君父大名當北門衝會事務喧冗殊無頃刻之暇以自調養况勉率疲悴已過三年臣又聞天道抑高神理害盈而臣坐尸厚祿無補聖時宜貽身災以示陰譴陛下若於此時許臣辭將相之重改邢相一州使得親近醫藥少遣滿盈之罰則

韓琦公集 卷之六
餘生再造在陛下今日一言也伏望不賜詔答早降俞命
免臣哀訴不已益重干黷之罪臣無任虔祈激切之至

第二

臣近三上表願納旄節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
書不允臣竊以父母之視其子唯疾則爲憂臣子之事於
君不能而後已今大名當衝會之地事務至繁復兼一路
安撫之任而臣抱疾累年積成沉痾以至形骸尪瘠精神
耗瘁幸而罄此駑劣已越二年自度殘軀更難勉強所以
屢傾悃幅上叩仁聖願解將相之重易處閑郡少期休息
以便醫藥而天高聽遠尙未有惻然開允之意則是子疾

已甚而父母不爲之恤臣力不逮而君上不容其退非填
棄於溝壑則蒙被於罪誅必然之理也不勝夙夜危迫之
誠伏望陛下推父母憂疾之心察臣子知止之分更不賜
以詔答早降俞旨螻蟻微命庶幾保全天地大恩如何報
塞臣無任哀祈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四上表以連年被疾不堪劇事願還旄節就改邢相
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答不允臣便合仰遵訓諭勉效所
職然遇陛下不遺舊老恩卹素降故敢不避重誅復得申
其悃幅竊念臣犬馬之齒今已六十有五前去七十止有

五年而宿疹日深困劣殊甚桑榆之景指刻頽落北都臨控衝要牽強朽拙已踰考績之期所以屢剖血誠冀得一閑僻之地治養殘骸不使紛冗之務日夕攻戕枉殄生理則螻螻微命陛下之再生也若陛下以未至僵仆不容量力直俟駑蹇委棄於溝壑之下始加憐惻蓋無及矣伏望稍回聖意早俞前請辭意重複瀆過再三未賜矜從終難自己臣無任哀祈激切之至

第四

臣伏奉詔書以臣久病乞納節換郡螻螻之懇未垂矜照竊念臣之積疹稔在睿聽至蒙遣使近賜傳問謹因其復

命輒再具劄子附聞若其自當要劇實滿三年衰病之軀不能勉強固已詳陳之矣陛下仁性堯舜一塵省覽雖北道獨臣可倚猶將哀憐而聽其去矧方今耆哲俊德任於外者不一皆可擢以代臣有足寬陛下北顧之慮何特強彫劣不堪之餘哉竊疑前奏未獲上達故有今詔伏望陛下天地父母涵育愛卹察臣前陳危惓許移邢相一郡臣之餘生殘質可保與否繫陛下今日德音一發爾雖然臣決知陛下不忍置臣於不可保之地也臣無任虔祈激切之至

第五

臣近累上表以久疾不堪劇事到任已越二年懇還將相之印庶就閑州少安瘁質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仍斷來章者此見陛下眷倚之意至隆至厚自顧犬馬何以爲報然臣孤誠迫切所訴已煩竊惟睿明無幽不燭而獨臣有若未照者所以不避蕭斧之戮復此披露伏念臣早辭宰任得從外補本覬少均勞逸而迄今首尾六年連處西北要劇之地寄責殊重憂勞日深宿疹乘之未嘗少寧適幸而大名之任已越三朞方朝廷進擢羣材日新百度之際當得精敏明健之臣推行恩詔以濟治功而臣疾病累年心力殫耗衆務叢委動覺不能勉強儻陛下此時俾臣

還上旄節改守邢相一郡庶可以親近醫藥完養衰殘歲年之間或能再備驅策必若不矜老朽未許息肩雖丐請頻仍一切不回天聽俟其職事墮敗昏謬有迹監司明糾朝儀公行陛下雖欲救臣不可及也上以損陛下不忘舊臣之惠下以喪愚臣知止易退之節始終之義恐非兩得况聖詔謂久勞者當處以逸陛下旣知馭臣之道理當然矣豈忍不少假老臣螻蟻之命踐而行之哉伏望深垂軫察檢會臣累奏早降俞旨施行臣以有旨斷章更不敢上表

第六

韓魏公集 卷之七
臣近以犬馬多病不堪劇事願納旄節改治假郡伏蒙聖
慈特差入內供奉官李憲齋賜詔書湯藥曲加撫諭矜臣
臂痛發作如要醫官陳易簡可卽奏來不令再上文字者
此見陛下覆育之意過於天地隆於父母感極以泣未知
所報然臣有危切之懇因得冒聞聖聽竊念臣稟氣素劣
宿疹已深藏府累年未嘗寧適縱煩國醫診視且非急遽
可治之疾若得於事少地偏之處以歲月調養猶有痊復
之望今大名并廢外尙一十五縣民務至冗河防多慮使
傳交馳而臣以衰病之軀當此頽重故形骸日碎精力俱
竭况茲勉強實滿三年此時陛下若不特加恩惻俾遂息
肩則填棄溝壑指期可俟伏望睿明深察早俞前請許臣
只守本官就移邢相一郡免罹陰譴盡荷聖仁

第七

臣近上劄子以累上表願還將相之印庶就閑州少安瘁
質乞早降俞旨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駑力不任終
歸蹙路危誠屢瀆亦速竄誅惟等死以難逃幸蓋高之或
聽伏念臣積氣畱脅久成大痼藏府累年未嘗寧適殘軀
日以枯瘠衆人之所見知今歲入夏以來病已發作近嘗
加艾數百卒無小瘳大名當國北門庶務繁總雖欲勉強
實戕生理所以累形奏牘上叩睿仁冀易閑州少諧治養

而老臣孤遠雖罄竭肝膈終未能感動聖衷夙夜震憂愈無所措臣竊見韓絳在鄧以素有先塋之誓懇乞休退陛下雖未卽如請亟命移領許昌俾從鄉里之便况臣守魏已越三歲抱疾殊久睿鑑在上必無偏照慈親之愛豈有不均但恐宵旰所勞思未及此伏望陛下念臣雖衰朽無狀然累朝舊物粗輸忠力直以老病不能當劇投訴君父少加憐察特依近例許臣還上旄節就易邢相一郡天心從欲苟貸餘生神理害盈免貽陰譴

劄子

臣罄剖血誠不避煩瀆天聽念臣早以犬馬多疾久冒宰職懇求補外冀便調養不意連當西北重任事益煩委臣受國恩深敢不盡力奈何臣嬰纏宿疹日甚一日氣攻兩脅發作無時近復流注手足右臂艱於舉動去歲藏府直至終冬尙不堅固將來入夏必是轉難支持皆由臣竊祿過優故身被此災譴大名處北道襟要庶務紛冗自度衰劣不能勉強臣已上表乞納旄節改治閑僻之地伏望陛下推天地父母之仁曲軫舊物察其老病不堪劇事許臣只守本官就移邢相一郡幸其事簡得近醫藥俾延殘喘實荷再生臣無任虔祈激切之至取進止

到魏四年乞移鄉郡

朝野類集 卷之七
臣近以再任實滿四年多病不能久當要劇已兩上表乞
納旄節就易鄉便一郡血誠雖至天聽甚高日覲俞旨沈
然未下今月十一日忽然風氣發作右髀一支卽時不能
舉動尋加艾服藥連日急攻幸而疾勢遂衰不成殘廢此
乃天戒盈滿陰示戕罰伏望陛下曲矜舊老益困沉痾特
推大恩而存餘生不使無告而趨死所率頒可詔改治偏
州俾臣得愛養精神補完氣血少休歲月或就痊平則天
地至仁宜何以報臣無任祈天俟命哀鳴迫切之至

第二

臣今月二十一日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

院劉有方到府伏蒙聖慈傳宣撫問以北京地重籍臣且
令在任不須更上封章者聖意丁寧謂猶可任病軀勉強
實已不支今方拙疹之有加蓋恃至仁而敢訴伏念臣冒
榮過量憂職早衰自西解於帥權復北膺於闔寄宿疹間
作比歲相仍大府當衝無時少暇精神坐耗皮骨空存頃
因再任以來通及四年之久遂申前請日覲俞音不謂特
走貴璫親傳天語陛下之眷誠厚不許辭煩愚臣之意未
通唯知灑泣况臣素餐之咎陰譴不容旬日前右髀一支
驟纏風恙雖火攻亟用救治稍痊而疾勢不輕去來未知
若尙嬰於冗劇必隨及於廢殘臣竊見呂公弼昨帥秦邊

以疾請汝陛下惻然垂允遽易河橋旣而以所患未平又求
官觀陛下卽除宮使以便養願唯臣久病已瘳再任已滿前
後懇奏畧不能感動聖聰得非過忤之深自取疎異夙夜
惟念愈不遑處伏望陛下廣無偏之施推不忍之慈勿使
勞苦而屢以呼天且矜骸鯨而勢將就死早收使節改治
方州止期歲月之間浸求醫藥之效則白骨更肉盡自生
戒赤心置人如何報塞臣無任感天荷聖哀祈激切之至

第三

臣伏蒙聖慈差降中使傳宣撫問賜臣移判相州勅一道
及押醫官副使陳易簡診視臣已上表稱謝竊念臣冒寵

踰涯連年被疾如近嬰於風痺實自致於身災罪以不避
再三屢祈慈惻果特回於睿睠得還治於本邦惟天地施
不報之仁使螻蟻有再生之望臣雖百殞何塞萬分其陳
易簡臣欲令詳究病源熟議合服藥劑更留三兩日卽遣
赴闕次蓋恃至仁不勝戰懼臣兼覩文彥博賈昌朝李昭
亮前在大名府移替之日有旨並令交割公事與轉運使
一員發赴本任竊聞韓絳已許朝覲旣到闕見辭恐須稽
留日數欲望檢會前來體例早降指揮許臣只交割公事
與轉運使一員訖發赴相州所貴便遂養願上符恩卹
納北京再任加恩告勅并支賜申狀

近蒙降到勅告一道改授永興軍節度使判大名府令再任并遞中承領得支賜中書劄子一道尋並牒送大名府於左藏庫寄納具劄子辭免今月六日蒙賜詔書已允所乞并別降到勅一道令再任已祇受訖者右具如前所有上件加恩勅告并支賜中書劄子各一道今差隨行使臣奉職張世昌赴中書投納謹具狀申中書門下謹錄狀上

甲寅秋乞致仕

臣近以年老多病上表乞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劉有方齎賜詔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令臣不得更上封章者病質將顛輒茲

告老詔恩加卹未許歸休重竭丹愚終期軫惻竊念臣昨任北都衝會之地四周歲籥病力不支屢瀆宸嚴乞還鄉守卒蒙開可少獲便安而臣祿過災生天不容祐宿疹攻作更甚曩時今四體所存但有皮骨一身自視已極膏肓若猶顧戀寵榮不知止足一旦溘先朝露則臣死有餘責况臣犬馬之齒更百餘日已是六十八歲七十致政日月幾何臣所以決求引去者蓋望陛下垂矜舊臣於此一二年前許歸田里使得安心治疾以保餘生斯則特出陛下優異之恩不從常例上以隆陛下善養老之德下以免老臣不量力之罪中外聞之孰不勸激若令必俟年及則自

是經禮常典凡在百辟皆得還事何以異於眾人兼劉有方備見臣形骸病悴絕然不類舊日臣之所訴豈敢欺罔聖明欲望陛下天地之造察臣前所懇述早賜矜允則臣生年死日敢忘至仁

第二

臣近以衰年多病再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劉惟簡齋賜詔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以臣不同庶官宜體朝廷眷待之意不令更上封章必難從者臣輒還君事輕冒天威而煩陛下兩遣使人曲加訓諭恩禮優異事極殊常遠近歎驚衰疲

改觀螻蟻之賤如何報塞唯恃仁卹重此披露竊以七十致政禮之大方然及期而不能去者多而未及期而能去者鮮蓋貪權貪祿人之常情知足退士之高節臣之此舉豈欲專矯常情而自取高節哉誠以材微福過天理不容貽此身災頻年被疾精神日以昏耗筋力難於勉強方朝廷求治有爲之際不能推行法制少救凋殘夙夜駭憂莫知所措若尙宴安鄉郡不思退藏雖陛下常賜保全而天下之責不淺臣所以決然告老了不自惑者實望陛下念臣宣力三朝久勞多病得於七十以前不循常例許臣退身田里治養宿瘵安然待盡則陛下大恩雖天地之造

不過也萬世所觀足爲榮耀一時之勸實厚風俗君臣之義可謂兩得矣且陛下愛臣撫臣如此之至而臣將再瀝危懇願遂雅志者豈敢故有違忤自掇廢棄哉蓋臣子以疾求退仰訴君父察情觀過理或可矜必貸重誅賜以俞命

第三

臣近以衰老多病三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裴昱齋賜詔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令臣體認累降旨命宜寢所乞者老病乞骸人臣常分而煩陛下三遣使指累諭德音訓撫丁寧不

容謝去雖簪履服御之舊未忍遽捐顧犬馬疾疹之餘何由自效恩深報淺感極涕零臣聞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而臣頻年以來宿恙攻作精神日耗疲劣異常久安鄉邦坐竊厚祿當止不止可謂不能以道事君者也夙夜惟省媿不自安所以疊上奏封願歸田里庶諧治養以保餘齡而陛下但以老臣歷輔三朝粗竭忠力雖有衰毫不職尸素無耻之罪一皆掩而不問薦加慰勞未許退休臣上體陛下垂卹老臣禮意如此之厚更不敢重陳悃幅上瀆聖聰勉策疲駑以就職事然沉痾內梗日久日深年歲之間勢必增甚至時不免復申前請仰叩上仁預輸

哀切之誠幸賜記憐之造

乙卯夏乞致政

臣近以年老多病日益昏耗公家之事愈不能支竊惟陛下有堯舜之仁天地之度若以至誠六詔理必矜從遂上表再乞致仕伏蒙聖慈復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劉惟簡齋賜詔書不允仍傳宣撫問曲加訓諭老臣無狀何以副陛下眷畱存託之異然念臣所得之病其來已久盤結深固內攻不常乘衰肆孽醫藥不效况叨鄉守又過二年竊祿偷安物議輕笑心常自媿疾亦隨增若得釋去吏文罷接人事退歸私第專意調養庶幾

蠅螳之命稍延歲月乃陛下再造之大恩也或者以文彥博年及七十近乞致政陛下以北門所倚之重再三惇勉尙不容去謂臣年齒未及求退必難臣以爲不然彥博氣宇康強衆所共知起居飲食壯者或不能及陛下未許謝事彥博不敢固辭此可謂兩得其宜也豈如臣積恙歲深有加無減形神俱弊皮骨僅存乃是將入溝壑之人固與彥博不同惟陛下憐而察之早賜開允

第二

臣近再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梁從政齋賜詔書不允仍傳宣

韓文公集 卷之七
撫問曲諭聖意及有殿直崔汝良押賜到制告勅牒各一道蒙恩改授臣永興軍節度使令再任者以病乞骸誠乃屢瀆無名加寵義孰敢當惟恃至仁必容懇訴伏念臣身嬰宿疹未嘗少康鄉郡偷安坐踰再歲顧衰殘之日甚思勉強而不能遂此拜章復祈謝事不意特推渥命再守本邦求致政而得換節旄慙尸祿而又臨鄉里於臣去就之分始末何安雖陛下以簪履爲思過憐舊物而天下之人觀臣舉措不惟自取棄薄豈不玷累國家且臣向任北都常因滿歲乞移近鄉一郡其時蒙朝廷有改節再任之命臣尊累奏具陳始因自請乃得加恩事涉要君其罪至大

終感陛下垂察乃令繳納告勅臣以北門總一路之重聖寄匪輕遂不敢更辭再任今臣在相州閑僻之地常媿素餐因疾屢請退休安可輒當此禮况臣天嫉盈滿自速身災近因暑氣所傷畜熱在內藏府泄利只作常年夏秋脾胃虛弱調理溫補太過一旦徧身黃發亟用涼藥驅逐踰旬黃始漸退唯是飲食頓然減少肌骸瘦瘠更甚往時自料犬馬殘軀不日卽填溝壑伏望陛下念臣疾苦如此非敢矯妄早降宸旨俾臣上納新命及察臣前後誠請許歸田里臣旣得安心無事專意藥劑頽暮之年或得稍延殘喘實陛下天地之大賜也

終感陛下垂察乃令繳納告勅臣以北門總一路之重聖
寄且輕遂不敢更辭再任今臣在相州閑僻之地常媿素
餐因疾屢請退休安可輒當此禮况臣天嫉盈滿自速身
災近因暑氣所傷畜熱在內藏府泄利只作常年夏秋脾
胃虛弱調理溫補太過一旦徧身黃發亟用涼藥驅逐踰
旬黃始漸退唯是飲食頓然減少肌骸瘦瘠更甚往時自
料犬馬殘軀不日卽填溝壑伏望陛下念臣疾苦如此非
敢矯妄早降宸旨俾臣上納新命及察臣前後誠請許歸
田里臣旣得安心無事專意藥劑頽暮之年或得稍延殘
喘實陛下天地之大賜也

今日

棘田

終感陛下垂察乃令繳納告勅臣以北門總一路之重聖
寄且輕遂不敢更辭再任今臣在相州閑僻之地常媿素
餐因疾屢請退休安可輒當此禮况臣天嫉盈滿自速身
災近因暑氣所傷畜熱在內藏府泄利只作常年夏秋脾
胃虛弱調理溫補太過一旦徧身黃發亟用涼藥驅逐踰
旬黃始漸退唯是飲食頓然減少肌骸瘦瘠更甚往時自
料犬馬殘軀不日卽填溝壑伏望陛下念臣疾苦如此非
敢矯妄早降宸旨俾臣上納新命及察臣前後誠請許歸
田里臣旣得安心無事專意藥劑頽暮之年或得稍延殘
喘實陛下天地之大賜也

某又嘗接師魯言以爲天下相知之深者無如之翰則於
紀述之際宜如何哉今所誤書若不先由之翰刊正遂寄
永叔彼果能斥其說皆以實書之則行狀與墓銘二文相
戾不獨惑於今世且惑後世是豈公許死者之意果可不
朽邪之翰果盡相知之誠不負良友邪嗚呼師魯有經濟
之才生不得盡所蘊謫非其罪而死又爲平生相知者所
誣以惡書之是必不瞑于地下矣實善人之重不幸也且
前賢行狀必求故人故吏爲之者不徒詳其家世事迹而
已亦欲掩疵揚善以安孝子之心况無假于掩而反誣之
乎夫生則賣友以買直死則加惡以避黨此固庸人之不

忍爲豈之翰之心哉但恐不知其詳耳然不知其詳而輕
書之以貽今世後世之惑使師魯不瞑于地下爲交友者
不得無過今聞之翰領江南漕必已離安陸願公不以千
里之遠速以行狀附還使詳尹姪之說悉刊其誤然後以
寄永叔必能推而廣之使師魯之行實傳之光顯垂于無
窮則公之許死者是謂踐其言天下忠義之人皆有所勸
公之名德益重于世矣幸甚幸甚

獻所業上兩府啓

右某啓某聞鬻弊帚於千金誠乖自見薦朽株於萬乘允
賴先容其有選懦微材崎嶇末宦久滯涸於窮路思振拔

韓魏公集 卷之八
於洿塗而欲妄輯蕪編輕塵藻鑿希眇昧之成飾俟獎勗以增榮雷門銜布鼓之音固非量力溝木享犧樽之用或預掄材恭惟某官名擅八區體兼四業含辰象之秀德作社稷之元龜仁表五色之雲鬱爲天瑞夏禹九州之鼎洞察神姦聳瓌望以熙朝鼓懿文而締俗以遠慮深籌宣國美以清徽雅準鎮時風泰階之平六符陰陽克順洪鈞之陶萬類動植無私而自寅亮聖明虔恭機密運尊主庇民之策推懷仁輔義之誠魏相持衡海內歸於禮讓李膺當位天下宗其楷模睿眷致隆巖瞻載協用能三精昭泰百度熙康贊瑤極以增輝幹璿樞而自正凡居鎔造孰不傾

顛如某者質異湘琳器同屈瓠有斷斷守善之誚無超超拔俗之名腹背之毛豈飛翔之足用圜牢之物雖視息以何爲矧惟越在稚年奄丁先罰闕漸詩庭之訓居罹磬室之貧徒以篤志緗圖游精翰墨念家世衣冠之後慕門藩筆紙之勤然而擿埴易迷滯隅多失見豺而戰在考實以終疲畫虎不成幾失真而增累欲徇及親之祿彌專賤壁之心幸以國家朝物著明車書混一興禮學而陶遠䟽軒冕以崇賢舉宗周論士之科獻能式叙啓炎漢得人之路署行駢臻濫克秀於神畿獲程文於禁坐誤中乙觀之選叨塵甲等之榮匠局參司侯封贊部曾微連最之效偶遭

尸官之尤方代戍瓜倏悲風赫暨奄終於喪紀復再齒於
仕途所宜匿景下流牽絲外屏樂詠中和之職虔修愛利
之經伏遇某官揮沐光宗廟諱施仁虛襟好善沛商霖而作潤
煦鄒律以爲暄某是敢勉贄斐狂直干鈞重猪苓馬勃庶
采掇之未遺蟲臂鼠肝亦生成而盡在儻借卿雲之惠實
逾寵綬之褒內揆僭差徒深悚汗

謝直集賢院啓

右某啓伏奉制命蒙恩授前件官克職者麟殿飛綵驟玷
登瀛之列鷺雍縹組猥參鳴玉之行荷慈渥之至優揆孱
軀而罔措寵靈攸暨榮悴交深竊以壁府二星燦天章而

盡在義圖八象示帝籍之有開考遐策之相洽憲豐規而
迭紹聲明浸盛朝物增輝所以周法命官志四方於外史
漢庭典秘講六藝於名儒伯陽推藏室之賢子雲富天祿
之業迨開元之創曆啓麗正以崇英用能演暢鴻猷詳延
碩彥奮三長之懿譽釋四部之羣疑矧屬魏煥丁辰熙淳
闡化修應古念舊之則備紀言書事之官委閤盈輜洞分
於寶蘊懷鉛抱槧遴集於珍羣加祿廩之載豐峻員程而
式叙諒匪才謨博瞻器識淵宏茂學際于天人精忠絢乎
道德叔駿之居祕省自成十典之文仲恩之在宣明克定
五家之說則曷以採竒禹宓遶直嚴廬騰韃翰墨之林接

武鴻鸞之黨苟從虛授實浼清塗如某者嘉善無稱冥煩
有素招叔夜頑踈之累負延之隘薄之譏徒以綬冕承家
綈緇勵業捐繻待貴妄跂於清芬束髮從師常希於善教
第堅學治姑務亢宗偶嗣聖之凝圖肇臨軒而策秀四門
啓籥幽陋必甄數路得人庶良並進幸升名於貢牒獲較
藝於宸庭曾微挾藻之工誤中決科之選樂士敢先於隗
始飛聲辱在於盧前匠監爲僚封侯贊部自首公而賦政
常蠲瘼以疚懷千室鳴絃豈布中和之頌一官爲集坐隳
述作之勤當奉訂以言旋遂遭憂而去職負米百里何追
顧復之恩泣血三年絕念寵榮之事見鞿盡傷於欒棘窮

詩迨廢於蓼莪圭籥易遷衣冠倏變暨入趨於法座獲再
齒於官曹誠欲晦跡下流宜勞外役決水冀蘓於涸鮒隱
情慮誚於寒蟬是用妄輯蕪編輕塵乙覽遽明緡於宰府
諧給札於尚方玉署沉嚴鼇峰邃密奉淵題而思軋睇俄
景以魂馳賦乞一聯豈擅凌雲之氣詩成三刻難偕鏤月
之才矧是蒙姿復肩郡雋青錢萬選互振於英辭碩鼠五
能空呈於短技在適妍之無取誠報罷之是宜豈其神造
曲成文衡協玉謂鉛刀騁利足參赤堇之精瓦缶揚音或
黃鐘之韻故得容臺命秩冊府登榮司菴野之盛儀玩
金縢之祕牒雖文史足用慙無曼倩之能而英俊並遊竊

效枚生之樂被旌收之不次知題拂之有因此蓋伏遇某
官粉澤帝謨填麓睿律霈五潢之靈澗加一字之殊褒鍛
羽將沉亟假鵬霄之翼寒荻未變潛回鳳律之春是使幽
蹤叨塵廡仕敢不編摩勗志忠盡存誠循考父之益恭突
黃香之未見獻竒文於東觀力慕前修抽靈匱於祕宮更
精博習上答高柔之惠次酬獎拔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
措

同前

右某伏蒙聖恩授前件官克職者薙野參司書山筮跡荷
寵靈之不次積震懼以無從竊以天祿崇英啓漢家之全

盛瀛洲命俊贊唐室之重熙必資開敏之才用闡洪寧之
化苟容虛授實浼清塗如某者嘉善無稱冥頑有素幸對
休明之世猥塵高妙之科丞匠監以爲僚佐藩條而蒞政
方膺戍代遽執親喪顧尺景之易馳念素冠之倏變暨諧
陛見再齒官曹妄陳奏御之篇願賜程書之覽蘭臺給札
玉署摘毫慙歛斲以非工諒采甄而何取豈謂文衡辨等
禁坐宣慈驟進秩於容臺俾紬書於祕殿內循忝冒抑自
品題此蓋伏遇某官懈律回春星潢灑潤曲借齒牙之論
潛加綬冕之褒是使孱蹤亦叨殊命敢不摩編勗志忠盡
存誠上酬天覆之仁次答已知之惠

謝知制誥啓

某啓伏奉制命特授前件職者諫囊陳事將墮厥官詞掖
升榮遽冒其寵恩出非望懼無所從竊以朝家之光典誥
爲重出令不復而猶汗當謹其初受命明之而如縉貴通
乎體向匪代推傑筆名聳珍羣省楮不言謹而無漏吏書
將廢敏且有餘則何以徊翔清切之司演裁深厚之訓申
嚴百揆鼓舞萬方在選之艱非才孰稱如某者人評素下
門緒本孤早承先模得肄素業章句所守大道弗剛篆刻
之爲壯夫攸耻幸屬叢雲啓旦舞翟右文與上計以偕來
預中楹之親策優塵辭等出倅羣條瓜戍及期方諧受代

棘人懷痛茲用去官逮於終喪勉而還職獲踐圖書之祕
府旋嬰管庫之冗曹越去儒英之躔甘從俗吏之役內史
之治式於庶邦司會之聯均乎衆用繼被使煩之任皆無
舉最之稱犬子倦游徒傷四壁仲容思出欣假一麾輒抗
章而自陳亟爲郡而獲請上方垂意治本樂聞善規訕狂
必容芻蕘盡採留克諫署之缺專責官箴之勤荷知特殊
惟死圖報不虞摩上之過第竭愛君之心鮑宣之疏少文
汲黯之言甚戇矜其任直謂傾愚者之忠惡彼用方或陷
凶人之目倏踰歲閏無補朝猷縱寬田舍之誅宜取士師
之黜豈謂聖宸採善賢弼推公擢躋西省之居重汚高門

之地內循叨竊抑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左右昌朝翼宣
至化協助菁莪之育遐資美實之和陶冶所宜不私於器
輪轅之道各盡其材是使孤生亦塵清貫謹當飭躬無怠
砥節自修祇循四禁之文緬究三盤之範精述作之旨雖
難與於古侔謹操履之常誓不牽於時變粗與食浮之謗
仰酬鎔造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復官啓

右某啓伏蒙聖恩特授前件官者以罪徙邊本惟勸後推
恩復秩是亦責功寵踰所涯感繼以泣伏念某學惟滯固
性實樸忠偶竊榮科遂塵廡仕有憂國奉公之志無干時

求進之心誤被聖知游膺器使而自以羗背惠歸府擇人
不圖下材擢贊西略習俎豆之事焉可語兵服夙夜之勞
豈忘思職寸勤未立大咎已彰當隴坻之撫師會兇渠之
入寇亟呼諸將躬諭密謀但襲歸涂勿迎銳氣何偏裨之
競奮非節度之所從一至敗亡上挫威武世情樂禍讒謗
互興天量包荒含容至廣薄示貶官之典尚叨補郡之行
惟秦之雄爲塞甚重雜俗易變編氓久疲衆務必親庶將
補過羣言未弭孰敢求伸豈謂當衰矜愚出綸頒命特申
昭洗俾復舊聯退量忝冒之由誠出庇存之賜此蓋伏遇
某官翼藩帝室左右皇猷惇菁莪樂育之仁惜蟠木先

容之惠是令棄物獲漸顯階謹當策厲駑材激揚壯節臨
難無免有死而不回隱情以虞固圉而加謹一成拙效少
答至公

謝觀察使啓

右某伏奉制命授前件官者責之并敝思正寵名委以察
廉遽辭近職恩靈所被感媿兼懷伏念某出於單門素無
佗技偶塵科選遂竊榮階不能從儒英之游自求安逸而
乃親俗吏之事力奮愚勤誤膺聖知繼被煩使惟許國之
願效實當守之可知而自羗醜肆狂天兵議伐首參經畫
備歷險艱暨降守於塞垣愈罄宣於忠力寸功未立寵數

游加驟分連帥之權彌聳戎行之觀雖衆人之論謂匪
遷在拙者之誠獨無過望蓋以寇讎未殄兵調方興宵旰
貽憂廟堂精慮使白衣而奮命尚所甘心矧清詔以宣風
寧忘樂職內惟忝冒全出獎延此蓋伏遇某官助樂育之
仁奉仰成之治文武協弛張之道邊鄙有左右之臣是使
屏庸累叨甄獎敢不講求多筭審定全謀勵貔虎之雄師
逐蚊蚋之兇黨夙夜以報幾錄於微勞衡弼惟公幸還於
舊物惟堅介節上答宗工

上大名知府王龍圖啓

右某伏念鄉者獲預府僚備觀神政次公精力在靡密之

韓魏公集 卷之八
必行廣漢推誠縱僵仆而何避碩鼠之能甚短慶雲之覆
彌光屬茲全魏之封式重北門之寄聿求威望實賴綏寧
暨增秩以云征固戀軒之罔及會補計庭之缺方迷吏几
之繁奏記殆踈覲顏滋厚近者敢謂弗遺冗迹特墜鈞函
寵眷未移尚記原簪之舊褒言載美更踰魯袞之榮玩誦
以還銘藏至永仰計奉細書而流愛蠲衆瘼以寧人慎
夏有方御和臻粹恭惟某官忠清毓操明哲保躬早逢吉
於亨期荐騰蕤於顯著才猷益劭簡注致隆而自尹正王
畿恢張治具姦訛自息不煩鈞距之能犴獄無冤動協寬
餘之禁矧是兩河之要居爲萬督之防生版阜昌使軺旁

午斲副任良之典往宣鎮俗之風偃息爲藩詎廢歌壺之
樂彌綸作輔卽居槐鼎之崇唯祈上爲邦家精調寢寤

代張若谷密學謝啓

右某啓伏奉制命

云

者禁坐推恩曲加於散質樞廷寓

直驟玷於榮資荷寵典之載優撫辱驅而自媿竊以國家
順稽古道仰憲先猷必登用於瓌才俾雍容於近列諒匪
行能純正業履清修富帷幄之高謀蘊天人之妙識則曷
以揚蕤靡仕注意嚴宸參夙夜宥密之微預朝夕論思之
末苟從虛授宜卹羣言如某者學昧經綸氣非宏拔偃革
幸丁於休運飛綏久冒於清塗平子佐時安明於遠略世

英補過粗罄於勤誠拙效自伸殊聞莫著屢副百城之寄
繼持八使之權賢知惠民固乏野王之詠澄清攬轡徒希
孟博之風何旒宸之念庸復江淮之領漕未豐年蓄俄貳
計庭析毫無言事之功發刃寡投虛之利旋分漢竹出守
並門俯塞埃以開疆控股肱而作鎮布中和之頌但樂於
熙朝宣愛利之經寧蠲於衆瘼暨終歲課獲覲宸闈奉三
尺以評刑方遵審謹贊萬機而補職遽荷甄陞遂得密侍
清光峻躋顯著接武瀛僊之品聳觀閭彥之行內省寅緣
實資甄獎此蓋伏遇某官闡隆蕭畫翊輔堯仁寒谷成暄
咸均於煦嫗大鈞播物畢邃於蕃滋是令平進之流亦被

殊常之澤敢不虔修國檢恪奉官箴順禮文造膝之規謹
易道失身之誠上答雲天之造次酬槐鼎之私過此以還
本知所措

代司封兄上昭文相公啓

右某啓伏念某選懦微才羈孤散質逢辰樂仕刻意修方
誤著片勤累塵公薦畫名無取浮食益彰爰自罷隸周垆
出參漢竹幸賴景皇容覆真宰矜全粗逃隳政之尤再易
周年之律而復門衰祚薄福鮮爨多鷄居坐困於羨藜鴻
序奄悲於風榭棄芻委路分爲樵爨之資芘械升詩絕希
薪樵之用阻覲延賢之館踈馳奏記之誠蓋擯迹之至勞

懼黷尊而取戾茲者敢謂台光下燭鈞誨猥頒裸夷式賁
於龍章寵踰褒紱陰谷重回於鳳律煦及寒荜捧函增耀
於宗間報德誓捐於軀命此蓋伏遇某官調元履哲當軸
盡規居承天象極之崇闡揮沐吐殮之惠樊仲之彌縫衮
闕允緝洪猷巫咸之保乂王家宏恢全業凡屬在鎔之品
咸膺造物之仁是致愚駑曲加存勗輒鮒方諧於決潤死
灰猶望於重然敢不謹布民經恭持國檢滯涸窮路偶延
九死之期振拔洿塗寶賴一陶之化

代崔勉寺丞謝轉官啓

右某伏蒙聖慈授前件官者十銓第課奏最無聞九棘詳

刑推恩載渥荷寵靈之曲被撫頑固以彌兢竊以國家詔
爵惟公懋官有典樂賢興詠育材之道斯隆責實申規畫
餅之名不用諒匪行能純備業履清修竒謀精究於吏方
雅望素高於人聽則何以密預山公之啓過垂魯國之褒
力致榮塗坐階臚仕苟從虛授宜恤羣言如某者凡偶無
堪羈孤自進鈇刀一割雖磨鈍以終疲碩鼠五能蓋爲技
之皆下徒以家承紱冕學勵綈緇遇聖旦之右文齒士鄉
而論秀楓宸較藝叨遂於決科羽檄從軍遽諧於策仕粗
伸拙者之效敢期國士之知屢易歲芳免罹官謗暨考庸
於選部復泐牒於近藩儉府依蓮奚彰於治迹融章薦鸚

亟奉於言揚逮引對於天墀俾聯榮於月寺幕中叅畫罷
 裁飛箭之書膝下承歡兼慰循陔之養此蓋伏遇某官噓
 枯振惠獎善居懷特先蠅木之容大借卿雲之蔭疲鴛倍
 價時加剪拂之私寒谷為暄潛煦厚均之律致茲葢質猥
 玷徽章謹當恪守朝經祇循士檢佩帟絃而作誠舉務協
 中飲水藥以存誠動思絜矩上答乾坤之施次酬卯翼之
 仁

制詞

邊鎮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制

限二百字以上成

門下朕奉承先猷統理四海雖兩階之舞惟文德之內修

而十乘之行亦元戎之外倚向匪功名自立忠義無渝負
 全師保勝之謀得守塞安邊之策則曷以委之扞蔽假以
 綏懷仗節臨戎方號軍鋒之冠承天象極宜兼鼎席之崇
 甄於爾勞蔽自余志用涓良日敷告廣朝具官某侗儻不
 羣方毅無撓蘊沈謀而必斷持勇節而甚高練鈴決之符
 兵韜盡達牘詩書之府儒術兼優中外迭更恪勤罔懈間
 者顧守方之要擇制閫之行以文武兼備之才膺左右皆
 師之選輟于近著建以高牙而能安輯封垂訓齊候伍申
 令惟信均饗必豐運籌先決於帷中所賜率分於麾下無
 開生事之隙將成殄寇之勲備望益隆休聲日至朕代天

理物制祿勸能惟功是圖在賞奚吝是用卽軍而頒命加
寵以旌賢俾參三事之聯實聳萬夫之觀於戲將相之任
爲臣極榮疆鄙之權所寄良重吾恩甚渥汝報可知無煩
訓辭惟自勗勵

中書舍人除御史丞制

限一百五十字以上成

敕南臺風憲之重中執大夫之亞彈治非法表儀羣官必
取嚴明自修方重不撓者以稱其任我甄髦彥僉實宜之
具官某文雄學優材敏行潔深明當世之務兼蘊幹時之
謀而自砥節仕途奮庸朝路處議必當居官可稱委之使
煩盤根以別乎利器察其守道白璧無求於厚瑕曷者擢

于近署進處西曹專典命書且觀才業而能發揮溫雅之
號演明深厚之辭朝采益光吾訓增重矧以編摩之暇間
陳忠鯁之言誠存告猷事亦惇體宜繇四禁之任往司
三獨之權爾其振緝紀綱張大職業守正則補于予治持
祿則瘵于爾官務求厥中毋忝休命

誠勵風俗浮薄詔

限二百字以上成

夫革文變薄者興治之大砥名礪行者爲士之常故清淨
則化行端慤而名顯康世導俗率繇斯舉朕保宥黎獻輯
寧區域納上穹之祐衣前人之言以周文之小心漢光之
柔道惟兢惟業勤覽萬機曷嘗不惇本體元廢奢長儉

韓魏公集 卷之八
推行忠厚之教敦任廉良之人蓋將欲抑浮僞之風崇禮讓之訓嘉與宇內同臻是塗然而人性易流俗尚難一久安涵養之惠寢啓澆漓之源多行險以期榮作擇利而安已人或有善蔽之而不言官或任權靡然而爭附婦姑求勝朋比相高苟茲弊之弗悛實有邦之甚蠹是用特申明諭徧飭多方各宜履道求中飭躬希古罔沾譽以干進思首公而盡規官之修則上必聞效之實則名自至朝有祿位本觀賢才儻行已以毋邪在旌能而孰吝告于中外當體余言

王堯臣除翰林學士制

敕王者發號裁訓所以風四方而熙衆務也故前代贊辭視草雖以名臣掌之而其任未著唐以文治始盛禁林之選我朝因舊建職恩禮差峻須才而召儒者榮之以爾具官王堯臣冲履夷懷清猷敏行言必可復而有端士之曰動率由禮而有古人之風曷者旌其藝文升冠多士更集郡條之最久陪詞館之游使以煩而益精語其進則無競而自迹其材美擢典命書敷余制以甚明稽作者而奚愧覆刑讞則輕重皆當提京局則綱領畢修稔于歲勞休厥朝論宜繇西省之祕進頤北門之直爾其蹈賢哲之範思職業之舉出令之始務切于事機備對之間勿忘於毗正

毋以文翰專爲汝能往服茂恩以永來譽

郭稹除刑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郭稹中臺憲曹掌天下刑獄分置郎屬詳決衆務
今雖外領它局然職望尤峻非奏課之美者未嘗輕授以
爾操尚中立資性外和早富藝文實冠鄉選逮優中辭等
隨牒更仕奉已以廉著居官以幹聞治成均之業而善誘
後來讐麗正之書而多得前誤出貳郡條之寄入參邦計
之煩風力愈修盤錯盡解適稽官簿當質歲成進陪司寇
之聯尚贊理財之任祇若余命懋哉爾勤

王克基除東上閤門使制

敕漢制謁者有僕射以統其屬今二閤置使通領擯贊之
職若功次爲久則序而升之以爾某官王克基性順而和
行廉而固早繇勲戚之績寔服軒墀之列凡任干事率能
其稱暨銓武材益集官最錄其勤舊優以褒遷宜升左闈
之崇更示橫班之寵勉修而效以對朕恩

龍昌期等授試國子四門助教制

敕益州進士龍昌期等夫舉高節顯儒行使聞者知善必
期報驩然有嚮道之心國之良教也以爾等學以爲己名
不求達或治業有本而盡經府之奧或誨人甚廣而爲州
塾所稱白首無違環堵自樂屬使輶之去後迹鄉譽以來

車務公集 卷之六 其 正誼堂
聞宜惇遠俗之風階綴上庠之籍服余甄命以克其終

夏隨除觀察使制

敕古之君天下者以幅員之廣慮耳目之所未究也故分道遣使舉吏之臧否候民之病利而達于上有唐庶察之選蓋其任也今職廢爲官名品逾重非簡時傑賞舊勞則罔或命焉以爾具官夏隨器懷沉敏行實端方早圖世勲階籍崇列朕肇開儲邺擇相賓儀逮于纂承亟用甄推而能勤劬自謹謙畏不矜精力一心局事毋曠掌武選則銓藻有叙統邊戍則綏御得宜間以親嫌歸奉朝請方試才而思用爰先賞以勸功俾正觀風之名往莅作藩之寄噫

銜寵則其悔必速修政則厥庸乃豐善宣教條用服子訓

李端愿除西上閣門使制

敕典禁闈之籍辨廷謁之儀寵建使名實甄材彥以爾具官李端愿操尚冲約業履淳篤襲世資而動守禮法居戚苑而行同寒素勤辨乃事孝聞於家會以歲勞宜有恩進爰崇宮闈之秩兼厚沁園之親訓緝兵團仍茲舊職爾其以已能思效以忠訓自修則百辟四方知朕不私於賞也

吳有隣除駕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吳有隣國家推公以馭羣吏責實而張課法惟後勤已效則前過可忘以爾早擢儒科久參朝序寢階郎省

出領郡符自抵憲條得原慶典降居筦推之任用推拔拭之恩省躬甚明祇局無懈念歲勞之克著稽賞格以當遷進升司僕之曹且示懋官之訓體予甄錄更務檢修

王果除諸司使制

敕具官王果以經藝之長升于仕版以法令之允寘彼朝綏方任幹明之才式推竒正之學遂移閨籍更服禁聯俾司邊壘之雄善撫兵屯之肅載稽勞簿優進寵階宜欽增秩之恩勉著安民之效

江中立除秘書丞制

敕具官江中立國家用人之法必稽吏考之善否而升黜

之苟最有可稱則賞亦宜信以爾業文中第累勤蒞官屬參史觀之聯遠賦縣同之政屬周歲閩當較治能卽遷本丞實寘通序宜思恪謹以副寵甄

高繼隆除諸司使制

敕具官高繼隆早服禁聯勤修吏最荐委典戎之任備觀經武之能西垂制衝鈐策爲重宜正使名之授往提師律之嚴勉效爾爲勿孤余獎

穆思齊除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穆思齊曉城旦之書而升仕階宰縣同之政而集官最薦章交上參應恩格廷尉之屬丞選甚清用疇爾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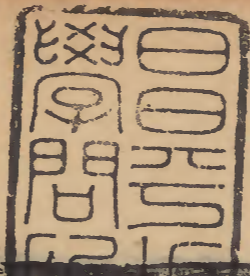
其報余賞

陳道古除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陳道古早修門法來服仕階備丞率於卿聯幹財
煩於京務職勞甚著課格當遷理官司平選屬為謹行虔
恩賞勤紹世風

李迪曾祖在欽贈太師制

敕王者躬郊廟之祀答神靈之休美莫敢專以明尊上之
義孝而能饗蓋達奉先之誠因是廣恩庶能知教矧惟丞
之舊方均左右之勞用舉徽章賁于曾世具官李迪曾
贈太師在欽冲懷弗競潛德甚高天爵之修遂忘于君



什家善之積爰啓於孫謀是生忠實之臣荐正鈞衡之位
曷辭台路往殿國藩宜孚渙號之文特霽寵親之澤維師
命秩飾壤推榮英魄想存尚克歆荷

